

去汶川看看

□钱声广

汶川，我还是2018年春夏之交时去过。当时，我作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，去参与组织纪念2008年“5.12”汶川地震10周年画展。画展展现了灾区人民重建家园、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。

转眼间，五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想再去汶川看看。近日，正好有机会随四川乡村文化艺术院组织的作家、诗人、书画艺术家走进汶川，开展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采风活动。

汶川，地处四川省西北部、川西北高原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，因穿境而过的岷江古称“汶水”而得名。从汉武帝设汶山郡开始，迄今已有两千多年郡县史。回溯历史脉络，汶川是古蜀国的一部分，这里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也是古蜀文明传播的重要节点。它孕育了海纳百川的治水文化、悠久厚重的藏羌文化、底蕴深厚的岷江文化，以及天人合一的熊猫文化。这些文化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中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我因事耽搁，到达汶川县城已近黄昏。远远望去，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城，山似画、水透灵，山拥城、水绕城，那种宁静与美丽，柔情与缠绵，让人很难想象它曾遭遇过人力无法抗拒的地震灾难。

次日晨，我们从汶川出发，沿着威州、濛州、绵鹿、映秀、三江、水磨、漩口的线路开始采风活动。一路走来，羌山汶水，美不胜收。

映秀镇家国情怀宣誓广场，由“母亲·初心”主雕塑、地面“拳头”浮雕和中

华民族五千年家国情怀文化展示三个部分组成。这里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吸引无数人前来参观凭吊。站立在广场中央，仰望着宣誓的母亲，我心中热血奔涌。这里不仅写着缅怀与祭奠，更写着重生与大爱，写着汶川人民迎难而上、勇毅前行的每一个瞬间。

水磨古镇灾后重建时我多次去过。今天的水磨古镇更加美丽，山清水秀，碉楼林立。长长的古镇禅寿老街，两旁的店铺摆满了当地的特产，远远望去皆是浓郁的羌族风情。走到老街牌坊与水墨亭交汇处，暖阳高照，微风习习，我由自主地张开双臂，好想拥抱映秀这清风和暖阳。

依依不舍告别老街，我们赶到名字充满诗意的村落——凤凰村。村民共享中心的墙壁上印有醒目的“村规民约”，村支书向我们介绍了该村是如何继承乡土文化传统，发挥旅游资源优势、校地共建优势，打造培育一批民宿代表的成果。离村民共享中心不远处正好有一家民宿，取名“小满院”，不知是否取节气小满之意。我问女主人，来这儿住的人多吗？她说：“多，旅游旺季这里爆满，必须提前预约。”她的脸上挂满了笑。

晚上住在漩口镇赵公山一家民宿。从民宿服务中心向远方望去，山峦叠翠，连绵起伏；看近处，四周的谷地里种满了樱花树。时令虽已初冬，树叶尚未落尽，那一片樱林，足有千余株。樱花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悠久，西汉扬雄在《蜀都赋》中写道：“被以樱、梅，树以木兰。”民宿服务中心大门有副对联：“云里雾里樱

花里 爱里情里汶川里”。山谷深处成片的樱林，确实营造出了一独具历史景象的文旅。

我来汶川之前做了一些功课，知道当地县委县政府近年来着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，把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作为推动农村群众物质富足、精神富有的关键一招。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人们的生活场景已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，人们生活观念、生活方式也从适应农耕时代走向适应工业时代、信息时代。但是我们的人文根脉仍在乡村，乡村是中国人精神的家园，人们能够在乡村文化氛围中感受到精神的回归。我想，来此旅游度假的多半是城里人，尤其是年轻恋人，他们喜欢这种诗意的栖居，从嘈杂紧张的都市生活中抽身回归自然，会是多么惬意的心境。

同行中有一位当地文联的同志打断了我的思路，他说，当春天来时，一树树樱花盛开，层层叠叠，如火如荼，一树花就像一片云……说话间，有一位诗人接话说，“你们猜我现在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爱情。当这满山遍野樱花盛开时，有情人若在这樱花树下牵手见证，那是多么浪漫美好啊，樱花不仅见证了爱情，更见证了乡村振兴……”

徜徉在汶川的山山水水原野间，有一种与大自然亲密而深切的融入感。在生活日渐富足的今天，人们有对超越生活品质的精神追求，乡村振兴，不是一个苍白的概念，它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，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。

秋天萝卜脆

□陈裕

秋冬时节，萝卜上市，秋天的余韵给了萝卜最美的滋养，不是有那句话吗——“十月的萝卜赛人参”。

其实，我对萝卜的亲近最早来自于爷爷。爷爷面前总摆着一盘切成块的萝卜和一只酒壶。爷爷喝一口酒，吃一块萝卜。咀嚼的声响很清脆，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一句家乡俗语“萝卜就酒嘎嘣脆”，因而我也喜欢上了萝卜。

萝卜脆硬爽滑，还带着些许的辣性，苏东坡曾说：“若非天竺酥酪，人间决无此味。”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浚也盛赞萝卜：“琼瑶一片，嚼如冷雪，齿鸣未已，从热俱平。”朴素的萝卜在家常食材里并没有多出彩，却能以自身的清脆特点赢得青睐。

萝卜既可生吃，也可熟食，无论哪种吃法，它都会给你不同的味蕾感受，难怪元代许有壬这样说萝卜：“熟食甘似芋，生荐脆如梨，老病消凝滞，奇功值品题。”餐桌上生吃萝卜以蘸酱为主，这是北方人特有的味觉享受。一盘或青或红的萝卜块，一碗香味扑鼻的鸡蛋酱或肉酱，萝卜蘸酱入口时，甜、脆、咸、香的滋味在口腔里洋溢着，进而品味出生活的美好感受。

熟吃萝卜的选择就多了，辽河平原的萝卜菜肴中最常见的是萝卜炖黄豆和萝卜炖牛肉。萝卜切小方块，黄豆泡发，再放些煮熟的猪皮一起炖制，一道鲜味儿的美食就可以入口了。萝卜炖牛肉的烹饪方法类似。这两道菜常常是寒冷天气里的滋补佳品。我每次和同事去饭店小酌，这两道菜必点其一。

北方人爱吃咸菜，腌制萝卜条是入冬前大多数家庭的首选。萝卜洗净，切成小手指宽的细条晾晒。去除水分后撒上食盐进行腌制。吃的时候配以香油或添加一些香菜之类来调味，也是一道家常菜。

萝卜的品种纷繁，有圆滚滚的红萝卜，青色可人的绿萝卜，还有晶莹如玉的白萝卜。每一种萝卜的吃法不尽相同，但它们都清脆多汁，很有嚼头。在这三种萝卜中，我对红萝卜最有感情，因为我家从红萝卜身上受益颇多。

我家本在农村生活，后搬到小城居住。父母靠做面食生意再搭配一些油炸食品养家糊口。父亲的油炸萝卜丸子很好吃。

那时，我会把红萝卜清洗干净后插成丝条剁碎，父亲用面葱姜蒜萝卜碎搅拌成一大盆的原料，把油烧开，用羹勺把挤成圆形的萝卜面稀放入油中炸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香脆的萝卜丸子就出锅了。由于货真价实，口味极佳，很多人都争相购买，普通的萝卜丸子成了抢手货。我家的收入逐渐增多，腰包鼓起来，几年后，我家在小城里买房，有了立足之地。

清香的萝卜丸子温暖了我家那时清苦的打拼生活。如今，我家饭桌上总少不了萝卜的身影，它给了我们生活的幸福滋味。

移动的村庄

□张玉琴

村庄本应一直一直存在下去，直到地老天荒，直到时光不老。

村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，那个远无法计算，只能在记忆中想着远，刚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为了生存，开田种地，让村庄从寂静到热闹。先来的，成了村庄的主人，不停地来来往往，村庄的人越来越多，种的农田面积越来越大，村庄的声音逐渐繁密，村庄后来也有了正式的名字。树林比田地多，鸟声比河水大，人比树矮，太阳比人跑得快，人比鸟儿活得累。

村庄在移动，有时早晨它靠近山梁，中午的太阳晒得人皮肤刺痛，像针扎来扎去。这时，村庄处于动态，靠在河边，河把村庄轻轻地揽在怀里，村庄就如甜甜的婴儿，晚上，村庄移进树林里，它静寞了，与大自然变成同一颜色，一同呼吸，一同期盼，期盼下一个黎明

催促它回到村庄的角角落落。

岁月将村庄写满了爱意，每一片与村庄有关的记忆，都在村庄的头顶写满了文字，诗意般移来移去。

人杂音杂，人多了，村庄就乱了，事情就不简单了，鸡毛蒜皮、违犯常规的小事时有发生。移动的村庄，人心散涣，不能拧成一股绳，村庄的管理也就费事了。

移动的村庄从乡亲迁移开始，今天迁一户，明天走几家，现在剩下寥寥无几能数过来的人，在村子晃悠。守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地，重复着习惯了的路径，在鸟儿鸣叫时起来，在鸟儿归巢时歇息。山风从村子的一头窜过来，呼啸着从耳边穿过。

村庄由小到大，由年轻到衰老，移来移去，老一辈人大多移进土里，很多人不知不觉移进了镇上，那些掉了掉身上的土渣、把村庄扔进记忆里的人，挥

了挥手，最后告别了，有的边抹泪边自言自语着离开了，离开时转身回眸片刻，硬生生地走了，住进了楼房里。

远方的村庄，大多人不习惯，丢空跑回村里看看，在自家的农田魂不守舍，从地的这头走到地的另一边，像把什么金银珠宝丢了似的，心事重重，放心不下曾经种过的土地，能装走，就想用提兜全部揽满提到另一住处。人们恋家恋土地的情怀是坦诚的，没有虚伪做作。

村庄移动了，人心没移动。谁家的老人去世了，还是得埋在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坷垃里，才算踏实，心安。能帮忙的都回来了，热热闹闹送上最后一程。

村庄移动了，见面的乡邻比过去更亲切，嘘寒问暖，似乎成了亲人，留下的几家，一见人们进村，或听到车响，出来迎接，说中午不要走了，吃个便饭，客气得让人有点泪目，炒几个菜，聚聚，那份不舍，那份离别，很是感人。饭后，目送车的影子消失，收住返回的脚步，嘴里念叨着，村子没人了，心酸啊！

村庄移动了，感情没移动。邻里关系没移动，多年的情谊没移动，朝夕相处过的春夏秋冬依然在，互相帮衬着抢收抢种的场面难忘记。

移动的村庄，虽在别处，但一点一滴联络的人脉没有移动，离得再远，牵挂不断，村庄始终记着那些面孔，谁又怎么了，听说最近病了，住院了，严重吗？厚道的村风，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